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性质与运行机制探析及启示

侯松岩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摘要: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发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可谓先驱者之一。其远程教育主要以双重模式、混合式为主,由传统的普通高校实施。在澳大利亚,没有国家专门建立的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然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OUA)以其独特的方式存在于高等教育环境中,从2016年起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纯在线教育机构。作为“开放大学”,不具有颁发学位的资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根据高等教育国家立法、教育培训部的规定,实施学校本身的机构设置等方面的运行,是我国开放远程教育发展的一个可借鉴的视角。

关键词:澳大利亚开放大学 远程教育 双重模式 运行机制 特点

中图分类号:G724.82;G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06(2019)01-0001-08

澳大利亚是世界远程教育的先驱之一。早在1901年宣布脱离英国殖民地而成为独立的联邦国家以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在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实施远程教育,早期借助邮政系统以函授教育的形式出现。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远程教育在澳大利亚日臻成熟,已经覆盖了教育领域的各个部分,包括中小学阶段、职业教育含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高等教育^[1]。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澳大利亚的40多所传统公立和私立大学全部可以提供远程教育,即它们都是双重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2],既提供传统高等教育又实施远程教育。在澳大利亚,没有国家专门建立的远程开放大学^[3]。然而,在高等教育领域里除了双重模式的远程教育机构外,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以其独特的方式作为远程教育提供者享有一席之地。2016年以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更成为其最大的纯在线教育机构^[4]。本文将深入分析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性质及其运行机制与特点,并通过简要比较以期为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的思路与启示。

一、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概要介绍

澳大利亚双重模式的高等教育最早始于1909

年和1911年分别建立的昆士兰大学和西澳大利亚大学,联邦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大学在建校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引入远程教育(即当时的函授教育)^[5]。在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双重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并成为常态化发展趋势。澳大利亚的双重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混合式教学模式,即在教学中有30%~79%的课程内容是通过远程或在线方式实现,而且,这种方式也主要是针对传统大学的在校生实施。也就是说双重模式描述的是不同的学习方式,而非学生的分类,即远程学生或在校学生^[6]。各州和领地的每一所大学基于本机构需求的发展方式,实际上一直以来在远程教育方面建设了大量重复的课程,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7]。

澳大利亚内陆面积广大,位居世界第六位,而人口在2017年8月才达到2462万人,与北京市同期的常住人口数量相当,而且澳大利亚大部分人口居住在靠近海岸线的地区,沿海8个大城市里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分布在小城市或中心的内陆地区。正是由于地域广阔、人烟分散,为了均衡提供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而使得远程教育广泛使用和迅速发展。然而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和人口分布实际上就意味着采用远程方

本文系国家开放大学2016年科研课题“澳大利亚远程开放教育研究”(课题批准号:G16A0032Y)成果。

收稿日期:2018-10-29

作者简介:侯松岩(1976-),女,国家开放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助理研究员。

式学习的学生数量要低于在校学生的数量。进而,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建立一所单一模式开放大学的经济成本无法通过远程方式的运营所负担^[8]。这也是澳大利亚社会一致反对建立一所单一模式开放大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也面临了生源方面的严峻挑战。联邦政府逐渐意识到,要利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推动教育界的革命,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远程教育的创新发展。1991 年,工党领袖保罗·基廷(Paul John Keating)就担任联邦政府首相。基廷政府逐步调整远程教育政策,大力推崇建立“创新国度”,这也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次正式提出的一项文化政策。开放学习就是这个政策在教育领域具体实施的一个创新方式。1993 年,联邦政府提供 5000 万澳元作为初始资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特别节目广播事业局(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SBS)的支持下,由维多利亚州的莫纳什大学主持,联合科廷大学、格林菲斯大学、麦考瑞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斯文本大学和南澳大利亚大学共计 7 所大学共同建立了“澳大利亚开放学习联盟(Open Learning Agency of Australia, OLAA)”。为了跟上开放远程教育发展的速度,并满足远程教育学生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开放学习联盟于 2004 年更名为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英文全称为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以下简称 OUA)。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总部位于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共计拥有 220 名员工。截至 2017 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毕业生和在读生总共达到了 30 万人之多。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目前能够提供 150 种学位,1 300 多门课程。合作伙伴院校由最初的 7 个股东大学扩展到了 13 所大学,与 40 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工商业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合作伙伴关系覆盖了澳大利亚各个州和领地(OUA, 2018)。2012 年慕课在世界各地发展以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紧随远程教育发展潮流,于 2013 建立了 Open2Study 在线学习平台,截至 2017 年已经有 50 多万学生报名注册学习。2013 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更是申请到了联邦政府的学费资助计划资格,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学生可向联邦政府申请学费资助,申请的学生经过评估合格后,可以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申请贷款负担学费^[9]。事实上,早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建立之前,

1994 年,肯·斯蒂文森(Ken Stevens)就声称这种联盟性质的教育机构实际上就是一所开放大学,它的成立节省了政府建立一所全新的、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所需的资金,同时将高等教育领域的资源集中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平台上,各机构之间优势互补,减少了双重模式下高等教育机构资源建设的重复,既节约了成本又增强了竞争力,引领了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发展的新时代^[10]。然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到底是否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模式的开放大学,是否如同英国开放大学或者中国的国家开放大学一样,有待具体分析。

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性质分析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是一个由澳洲高等教育机构牵头、建立初期由联邦政府资助、后期自负盈亏的股份制私营公司,主要功能是为高等教育提供服务。2010 年通过澳大利亚税务局的审核,确立了其非盈利和慈善机构组织的性质(Annual Report, 2011)。这可以从国家立法的要求和联邦教育培训部的规定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自身的定位中得出结论。

1. 国家立法的要求

澳大利亚堪培拉司法部立法起草与发布办公室于 2011 年 7 月 7 日发布了《高等教育支持法案 2003》(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ct 2003)修改草案,其中第 16 条第 25 款第一点下的第 2 点和第 3 点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的基本特征有:能够开展科学研究活动(research);是具有自我认证资格的实体机构。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组织结构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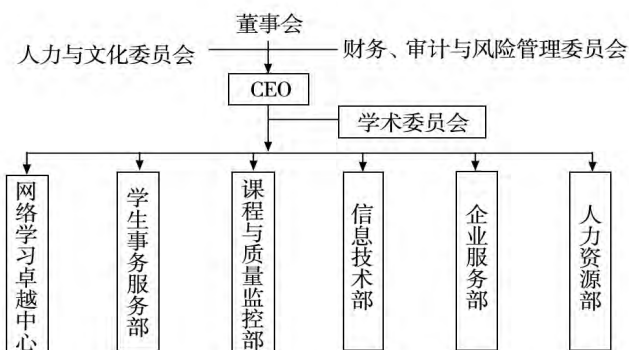


图 1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组织结构简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建立了与

传统大学不同的组织机构。具体地说,现有六大部门日常职责和一个学术委员会。

学生事务服务部 (Student Experience Team) 的核心工作是服务学生。该部门包括:品牌、市场与宣传部;招生与咨询部、学生支持服务部这 3 个子部门。该部门下设不同的角色,有市场经理、企业宣传经理、网络宣传经理、网络设计师、学生顾问和学生教练等。

课程与质量部的主要职责是提升课程与专业的质量,从而最终为学生提供更为成功的学习经历。该部门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支持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和与之相关的合作伙伴(同为教育机构)开发新技术、学习设计和质量保证的方法。该部门下设不同的角色,有学习设计师、学习分析师、内容编辑师、网络教育咨询师、视频制作师和质量提升协调师。

信息技术部的主要职责是技术创新,通过聚焦于技术设计和提升,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未来使用何种技术的决策方面发挥着引领和指导的作用。该部门的主要角色有:商务系统运营官、系统管理员、开发运营工程师、网络开发师、系统测试员、商务分析师、敏捷软件开发师(Scrum Master)和敏捷团队负责人(Agile Lead)。

企业服务部的职责是确保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遵守本机构规章制度的同时,确保其运营符合国家、地区的各种法律法规。本部门还具体负责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运营和财务事宜。该部门的具体角色包括:财务控制官、薪酬分析师、账目接收员、财务分析师等。

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部 (People Performance and Culture Team) 负责开发和管理人力资源战略和政策,设计并执行人力资源过程及服务,创造性地实施一些方案来培养一种不断进取、不断提升的企业文化氛围。该部门的岗位设置包括人力资源经理、组织发展经理和人力资源顾问。

学术专业委员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主要的课程提供院校,其目标是就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提供的专业课程向首席执行官提供建议和意见,从而确保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专业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并同时确保质量。

网络学习卓越中心成立于 2011 年,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开放大学致力于成为开放远程教育领域的创新领导者;致力于为开放远程教育的学生提

供具有高质量保证的课程与服务。

由此可见,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现有的部门设置当中,并没有科学研究部门的设置,从这一点来看,不符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一所机构成为大学的要求。同时,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提供的学位课程全部来自于其合作伙伴,本身不能提供学位^[1],也不能颁发像英国开放大学那样的开放学位。以上两点表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不满足国家立法对一所有资质的大学的要求。

2. 联邦教育培训部的规定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教育培训部对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州和各领地的高等教育机构按照所在地和类型做了详细的分类。关于类型主要分为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和被联邦政府所批准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大专院校和职业技术学院。表 1 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按照所在地和类别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表 1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及分类表

所在州或领地	公立大学(所)	私立大学(所)	政府批准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所)
新南威尔士州(NSW)	10	0	41
昆士兰州(QLD)	7	1	7
南澳大利亚州(SA)	3	3	10
塔斯马尼亚州(TAS)	1	0	1
维多利亚州(VIC)	8	1	27
西澳大利亚州(WA)	4	1	11
首都领地(ACT)	2	0	1
北领地(NT)	2	0	0
跨州	1	0	0
合计	38	6	98
共计	142		

在上述 142 所高等教育机构当中,无论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是被政府批准认可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均未发现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名字。可见,在澳大利亚教育培训部的分类中,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不属于政府批准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然而,在高等教育环境下,除了政府批准认可的、能够颁发学位证书等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外,还有一种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支持和相关服务的机构,即高等教育服务提供机构,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便是其中之一。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提供的服务,能够加强合作院校之间的竞争力并降低合作伙伴的运营成本。

3.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定位

除了国家立法要求和教育培训部的规定以外,事实上,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本身对自己也有明确的定位。这主要体现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管理团队及职责上。

前面提到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由 7 所大学共同创立、共同拥有,每所大学所持股份相同。7 所大学共同组成了董事会,成员全部是由股东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或者主管财务的学校领导组成。自 2012 年开始,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董事会主席由麦考瑞大学校长布鲁斯·唐顿(Bruce Downton)教授担任。董事会下设执行管理团队,由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主管教学的执行总经理、主管企业培训的执行经理组成。除此之外,董事会还下设财务、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和人力与文化委员会。具体如简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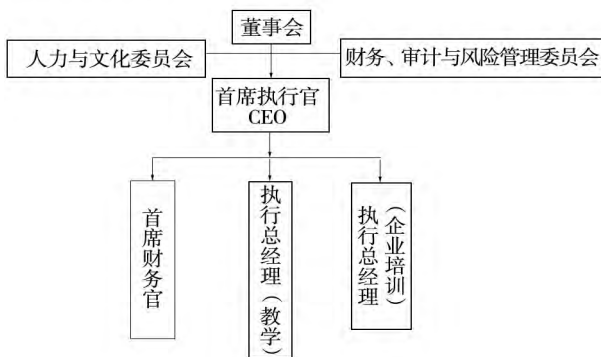


图 2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管理结构简图

人力与文化委员会的职责是确保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制定合理的政策规定、有序的工作步骤、建立完善的体制和机制、薪酬体系和奖惩制度。这是确保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能够雇佣到独立的董事、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实现其战略目标,实现股东大学的期望。该委员会也确保机构雇佣合适的员工,监督员工的绩效表现,管理并营造恰当的企业文化,确保这些都符合法律法规,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最佳实践相一致。

财务、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向董事会推荐其职责的有效实施办法。具体包括法律规定的报告、内部控制体系、投资、评估公司的财务状况,风险管理、外部审计,确保公司的所有行为都符合法律义务和道德规范。

以上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管理团队的设置来看,与传统意义上大学的设置也有明显的不同,比

如没有校长或者副校长的职位,没有学院学科的分类等。另外,其英文全称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 也并非单指一所开放大学。

三、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运行方式分析

从 1993 年的 7 所股东大学建立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开始,到 2018 年,其合作伙伴扩展到了 13 所高等教育机构,占澳大利亚全国大学总数的三分之一多,覆盖了澳大利亚除首都领地和塔斯马尼亚岛屿以外的各个州和领地,其中,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总部所在地的维多利亚州合作伙伴最多,达到了 6 所。其合作机构如表 2 所示。

表 2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合作伙伴数量及分布

所在州或领地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合作伙伴	
	股东大学	其他合作伙伴
新南威尔士州(NSW)	麦考瑞大学	新英格兰大学
昆士兰州(QLD)	格林菲斯大学	0
南澳大利亚州(SA)	南澳大利亚大学	0
维多利亚州(VIC)	莫纳什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斯文本科技大学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澳大利亚计算机学会 拉筹伯大学
西澳大利亚州(WA)	科廷大学	默多克大学
北领地(NT)		达尔文大学
首都领地(ACT)	0	0
塔斯马尼亚州(TAS)	0	0
合计	7	6
共计	13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通过建立和运营数字化教育平台(OUA Platform),将潜在的学习者、在读学生、大学和其他供应商集中在一起,为学生提供咨询建议和学习过程支持服务。图 3 概括了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核心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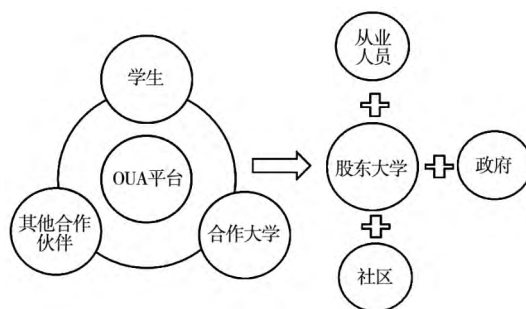


图 3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核心宗旨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核心宗旨体现了其服务对象为学生、合作大学及其他合作伙伴包括教材、辅导等服务的提供商,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资

源整合与服务,将会为股东带来最大的利益,从而为未来的从业人员、社区和政府带来社会价值。具体解析如下。

1.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对学生的服务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通过专业的学生事务部,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就业方向为其选择网络课程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选择恰当的路径以便为未来获得学位等深入学习做准备。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还为学生远程学习提供日常的支持服务,包括安排辅导、提供学习过程中的各项时间结点,如发放教材、考试日期等。为了确保教育质量,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也会对学生进行遴选,最基本的一项要求是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学习的学生年龄不低于15岁(特殊背景的需单独申请);具有承担法律的能力,包括偿还债务的能力;成年学生不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要求遵守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学生规则;接受所学课程或所读大学的有关学习政策规定。

2.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对大学的服务

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英文全称可以看出,其合作对象是具有“大学”资格的高等教育机构,它对大学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平台上所收集到的学生数据信息全部反馈给合作院校以便帮助对方了解市场需求,设计出符合未来学生实际需要的课程。

第二,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完全采取市场化运营手段,由合作大学自行决定以何种价格提供何种课程,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会根据其市场运作经验给予相关的建议。

第三,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提供的课程多,内容丰富,学生因此而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凡是加入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合作的大学,其提供的课程和学位都必须互相认可,这样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的选择课程,所获得的学分也会在各个合作大学之间进行自由的转换。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会帮助合作大学之间进行学分互认。

第四,为了减少学生所面临的选课焦虑问题,有效地搭建学生与大学之间桥梁,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创建了Open2Study网站,提供短期体验课程,免费给学生使用,以便学生能够对自己未来学习的课

程有初步的了解。截至2018年,该网站已经吸引了50多万的用户注册学习。

第五,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为合作伙伴大学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会对加入平台的大学提出具体的要求。意向大学必须是符合《高等教育支持法案2003》要求的大学;必须是澳大利亚教育培训部名单上的大学,具有独立颁发学位的资质,符合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准局2011法案(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Act 2011)的规定和要求;意向大学所提供的课程中至少有1门课程是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中5级或以上的课程并能够用在线的方式提供。意向大学的资质与课程经初审合格以后,需要呈报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董事会,经决议批准生效后,意向合作大学需就合作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签署“课程提供者协议(Provider Agreement)”,该协议确保课程提供方所提供的课程内容符合要求、具有完善的学生支持服务体系、评估体系以及大学的文凭(Annual Report, 2011)。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秉承公正合理的原则,对股东大学与新吸纳的合作伙伴保持同样的标准和要求,从而确保平台的正常运营。

尽管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主要市场仍旧在澳洲本土,但是拓展海外市场是其长期目标。因此,为了吸收海外合作伙伴大学,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也对海外高等教育机构做了相关要求,比如申请大学必须是大学所在地合法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发布的课程至少有1门相当于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中的6级(或以上)并能够以在线方式提供;意向大学同样需经董事会批准同意后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签署“课程提供者协议”。

3.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对提供产品的规定

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上提供的课程共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学位专业课程、其他专业课程和单一课程。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对于各种课程的要求相同。

(1)所提供的课程需要达到澳大利亚资历框架委员会规定的5级或以上。

(2)能够全部进行在线教学,或绝大部分实现在线教学(除了实践或者集训部分可线下进行)。

(3)确保学生能够通过使用笔记本电脑、台

式机、平板电脑或手机进行学习。

(4)经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平台发布的课程需经所提供院校的学术委员会或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

四、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自成立以来取得了稳步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从2004年更名以后到2013年的10年里,在学生人数、学生所报读的课程数量、年度收益以及合作伙伴等方面都保持了稳定渐进的成长过程。然而如图4~5所示,2014年至2015年却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经历剧烈动荡与转折的两年。受联邦政府政策、开放远程教育国际环境、各个股东的目标和期望值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学生人数、学生所报读课程数量剧烈下滑,股东合作伙伴的凝聚力也不断减弱,进而影响到连年的收益。这不得不说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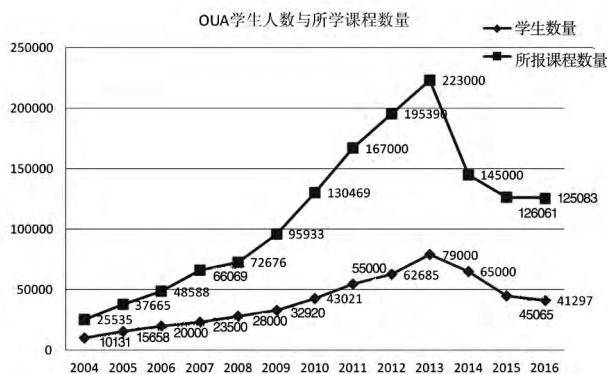


图4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学生人数和课程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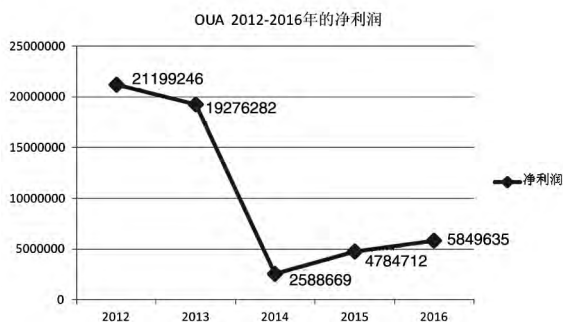


图5 2012-2016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净利润

尽管成立之初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双重院校模式的典型国家,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2014年之后面临多种挑战。

(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

2008年,时任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总理兼教育培训部部长茱莉娅·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宣布以“扩大机会和促进教育公平”为核心主题的高等教育改革,从而拉开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政策调整的序幕。为了推动公立大学扩大招生,2012年,联邦政府实施了“需求导向型”机制,解除了对公立大学招收联邦政府资助学生数量的限制,这使得澳大利亚公立大学的招生规模迅速攀升,2013年经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学习的人数也达到了10年来的峰值。然而,2013年底,联邦教育培训部对实施一年的“需求导向型”机制进行年度检查,并结合社会各界的呼吁,审核结果是该机制于2014年扩大到整个高等教育领域,包括政府认可的私立大学和职业教育机构。该项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澳大利亚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各类机构之间的竞争加剧,学生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众多选择,公立大学的学生数量下降成为必然,这也是2014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学生数量、学生所报读课程以及收益利润骤然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慕课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2012年从北美开始的慕课对世界各地开放远程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也投资建立了自己的免费课程平台Open2Study,2013年上线以后,当年的学生注册量就达到了50万人之多,课程的完成率达到了25%。开发、建立和运营自己的慕课平台也产生了一定的费用,这也是尽管2013年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学生数量最多,但是其净利润有所下降的原因。

伴随着慕课的成熟,澳大利亚本土的学生能够越来越多地接受到别国的优质教育资源,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也涌现了很多新兴的私立在线教育机构。对于具有包容性和接纳性的移民国家来说,这些资源都势必会冲击到现有的公立教育,进而影响到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生源数量。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发展势头最鼎盛的时候,也是为了追随联邦政府“需求导向型”扩张政策,从2013年后到2014年间先后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了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成立了自己的职业培训学院,开拓了企业培训,提升了在线教育服务等。然而,终因市场竞争激烈、压力过大而于2015年企业培训部停止了招生,2016年取消职业教育培训。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业务的扩大与取消都会影响到其运营成本。

(三) 股东大学建立独立的网络课程发布体系

前面介绍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是一个由7所大学共同拥有、持有相同股份的机构。然而,正是这种股东众多的情况,导致了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遇到瓶颈后更加难以调整方向。从管理层面上讲,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实践中负责协调7个股东之间的步调,从而使各方的利益得到平衡。然而,不论是对于董事会还是对于首席运营官的执行团队,都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每个股东大学的目标不同、财务状况不同、对于数字化时代的准备程度不同,这就导致这些股东大学对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在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定位和角色产生争议和不同声音。事实上,这种不同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建立之初,在建立何种渠道以及如何发布各个大学的网络课程上,股东之间彼此争论不休。而更为严峻的是,自2015年,7所股东大学全部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之外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网络课程发布渠道,每一所大学都能够发布纯在线的课程并提供学生支持服务。而作为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发起大学——莫纳什大学不但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网络课程发布体系,更在2015年停止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发布自己的网络课程,而完全利用自己的平台实现向学生提供课程和学习支持服务。这样的消息和举措对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来说应该着实让人吃惊。

五、比较与借鉴

在了解了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性质和运行方式以后,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这种模式并不是澳大利亚所特有的。英国的产业大学、法国的远程教育中心、我国的奥鹏远程教育中心、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等都是通过与各类大学合作,向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支持服务的中间机构。下面就以我国的奥鹏远程教育中心为例,从高等教育政策、国际环境、机构性质、合作伙伴等几个方面简要对比中澳远程教育服务机构的异同(见表3),探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模式给我国的启示。

从前面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所面临的挑战来看,我国的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一直处于比较好的国内高等教育政策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之中。这是因为我国自2005年批准了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建立之后,只批准了另外两家远程教育服务机构:弘成学习中心、知今教育,其作为现代远程教育公

表3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简要对比

比较项	中国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澳大利亚开放大学
国内政策	我国在远程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比较稳定,自1999年批复了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以后,没有经费上的资助等政策调整和改变。	国家经费资助于高等教育的各个领域,反而引起了该领域的竞争。
国际环境	由于语言的限制,中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学生能够随意地选择国外的课程,因此,远程学生受国外环境的影响较小。	澳大利亚的学生无语言的限制,可用母语接受欧美的教育,因此,受国际环境影响较大。
拓展领域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政府与企业培训、教师培训。	高等教育领域。
机构性质	教育部批准,依托国家开放大学建立起的公司性质的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初期政府投资,7所大学共同持有股份的私营高等教育服务机构。
合作院校及关系	40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 竞争关系。	13所大学。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共服务体系来服务于68所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单位乃至其他实施远程教育的大学和学院,对于众多的学生群体来说(2016年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单位和开放大学体系总招生人数达到100多万人),竞争相对较小。而就国际环境来说,我国的远程学生群体绝大多数是在职成人学生,外语基础相对薄弱,选择远程学习其他国家课程的只占少数。因此,国际环境也并非是影响生源数量的主要因素。在相对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奥鹏远程教育中心能够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拓展业务,覆盖到职业教育、与政府和企业合作、教师培训等。而奥鹏远程教育中心也只有一家股东单位,这大大降低了管理上的内耗。

尽管从大多数的方面来看,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的生存环境要好于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然而,从合作伙伴关系来看,澳大利亚开放大学还是有值得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乃至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单位和开放大学体系借鉴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开放大学的13个合作伙伴中,互相之间承认学位、认可学分。例如,通过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注册的学生可以选择昆士兰州的格林菲斯大学的一门文艺复兴文学课程学习,可以从南澳大利亚大学选择19世纪的法国历史作为第二门课程,还可以从西澳大利亚的科廷大学选择历史学中的一门课程。如若希望取得学位,则由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和学生所选择课程学习的大学一起来评判在哪个大学所取得的学分多,就会获得哪所大学的学位。事实上,这种方式加强了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避免了生源流向其他非合作大学。但是在这

方面,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尚未开辟类似的合作模式,笔者对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的35所合作大学提供的专业课程进行了调研,发现专业和课程同质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42%的合作大学都在提供该专业;工商管理专业,51%的合作大学在提供该专业;会计学有42%的合作大学在提供该专业。而同类的合作大学,如师范类,其同质化专业和课程也很高,4所师范类的合作大学均提供了小学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等专业。

各个合作大学所提供专业课程同质化现象完全归咎于现代远程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也有失公允。这需要我国教育主管部门联合各个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单位,整合教育资源,尽量避免课程和专业的重复建设,以减轻浪费,这也是澳大利亚开放大学建立的初衷之一。

参考文献:

[1][5]Arger. G. Distance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ustralia

[R].Distance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untry Papers,1993.

[2][10]Stevens, K. Australian Developments in Distance Educa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chools, Journal Research in Rural Education, 1994, 10(1): 78-83.

[3]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73.

[4][9]The Open Universities of Australia. OUA Platform Rules University Provider[EB/OL]. [2018-03-16] <http://www.open.edu.au/about-us/partnerships/partner-with-us>.

[6][8]Hope, A. Factors for Success in Dual Mode Institutions,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2006 [EB/OL].[2018-04-03] 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2161587_FACTORS_FOR_SUCCESS_IN_DUAL_MODE_INSTITUTIONS.

[7]Stacey. E. The history of distance education Australia[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05, 6(3).

[11]Norton, A.,Cakitaki, B. Mapping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2016,Grattan Institute,2016.

(责任编辑:关 山)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

HOU Songyan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Distance education in Australia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 years, regarded as a pioneer in this area. Dual-model and blended delivery in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re the main features. There is no single Open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though, the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 is a special one in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has become the largest onlin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Australia since 2016. Though called the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 it can not issue higher education awards, and how does it operat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OUA from the aspect of the national law, regulation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OUA itself, with an aim of presenting its uniqueness and providing best practice for China.

Key words: the Open Universities Australia; distance education; dual-model; operation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s